

龙骧子新派奇情武侠系列①

下

逍遥花主



东52A-2

44568

25
:3

逍 遥 花 主

(下)

龙骧子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金东晖

封面设计:羽 丰

逍 遥 花 主(上、中、下)

龙骧子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32 开本 26.25 印张

557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99—429—3/I·119

印数:1—15 000 册

定价:21.80 元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人形芝果 | (1) |
| 第二章 | 浪子得名 | (2 9) |
| 第三章 | 荡妇淫娃 | (5 6) |
| 第四章 | 红尘童子 | (8 6) |
| 第五章 | 梦中奇缘 | (113) |
| 第六章 | 石龙血浆 | (139) |
| 第七章 | 活人自祭 | (166) |
| 第八章 | 人蛇大战 | (193) |
| 第九章 | 逍遥无敌 | (220) |
| 第十章 | 千年冰蚕 | (247) |

- | | | |
|------|------|-------|
| 第十一章 | 威震群凶 | (273) |
| 第十二章 | 神秘少女 | (301) |
| 第十三章 | 生切活人 | (329) |
| 第十四章 | 玄玉秘籍 | (357) |
| 第十五章 | 赌酒啖冰 | (384) |
| 第十六章 | 易钗而弁 | (412) |
| 第十七章 | 媚女媚药 | (440) |
| 第十八章 | 雪荷玫瑰 | (468) |
| 第十九章 | 金蛇银狐 | (496) |
| 第二十章 | 脱胎换骨 | (524) |
| | | |
| 第廿一章 | 乾坤双奴 | (557) |
| 第廿二章 | 臭屎大阵 | (580) |
| 第廿三章 | 暗器之王 | (607) |
| 第廿四章 | 力斗蛊毒 | (634) |
| 第廿五章 | 武帝遗宫 | (661) |

第廿六章	万蛊至尊	(688)
第廿七章	血影神功	(715)
第廿八章	悲惨身世	(742)
第廿九章	万蛊毒池	(770)
第三十章	浪子逍遥	(797)

第二十一章 乾坤双奴

那人张开口，先吐出三颗牙与两口血，道：“既然孙爷爷落入你们这些与九天娘娘有莫大关系的小娃娃之手，要杀便杀，要吃肉张口，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说完紧闭住嘴，但口中的鲜血仍然从嘴角沁出，滴在他穿着的紫花绸缎袍襟上。

一名只顾吃肉的青衣男童抹把嘴旁油腻道：“嫂夫人的凌空劲越来越神乎其神，什么时候传给我，我也不用再练那些蚊子胡须，须知蚊须针虽利害却是有形，遇到我家逍遥兄这等大高手，可没你的凌空劲打嘴巴有效。”

蓝衣女童面有赧色道：“该死的陆云，你敢贫嘴，看我不打你的嘴巴才怪呢！”说着凌空作势，并未施展内家玄功。

青衣童子捂脸而退，嘻嘻笑道：“嫂夫人掌下留情，举手不打笑脸人，小弟这厢赔不是便是。”

暗中的上官婵娟看到这里，已认出六个童子中的四个来，红发怪童子即是她的舅祖红尘童子盖天宇；两个女童分别是兰芝与孔翩翩；白衣童才是她魂牵梦绕的心上人逍遥浪子。另外两个人她不认识，但也瞅得了他们也同那四人一样用的是缩骨神功变成童子的。

她向乾坤双奴传音道：“二位老前辈，这六个童子中有位

是我的长辈，还有三位是我的朋友，其余二人想来也是好人。他们都同你们一样会缩神功，故意扮成童子的。”

坤煞指阴地奴道：“主人，那位站在棺材上的人身手不凡，绝不在我们之下，还有那用凌空劲的，身手好似较那红发异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主人如果不学会无影神行鞭法，恐怕也只能与他们斗个平手。”

乾元掌朱天奴道：“那三个被制住的亦非弱者，但是他们虽各怀绝学，由于火候相差得太远，与那红发童子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故此没有他们伸手的分儿，但是这三人必是出身名门。婊娟传音道：“二位老前辈，那位红发奇人乃是我舅祖。那位穿白衣的男童，便是我常说起的逍遥浪子，他最怕见我，我们现身时二位老前辈要千万帮我看住他，不然他一跑掉我们不知又要到何时能找到他。”

乾坤双奴齐传音道：“老奴遵命！”

火堆上的雪雕肉只被逍遥浪子等五人吃掉一半，五人已是吃饱了。棺盖上的老童子不断张口接住兰芝掷来的肉，边狼吞虎咽吃着边道：“芝丫头请缓行刑，让我吃完这顿雕肉后再凌迟处死这三个人。不然看着他们被刷掉还怎么能有胃口吃东西，不吐才怪，那样岂不哀梨蒸食，白糟踏了这些雪雕肉！”

兰芝道：“好！老童子，你快快地吃饱，树上还有三位朋友莅临，不知是敌是友，可能有场硬场要打。”

老童子道：“芝丫头别危言耸听，我怎么没发觉有高手虎视在侧。小浪子，你告诉老哥哥芝丫头是不是在骗人？”

逍遥浪子道：“老哥哥，这是真的。自从我们缩骨改装后，这次遇到的三位最强，小弟只能窥知他们是两女一男，功力有多高却测不出来，大概不在你我之下。”

老童子道：“怨不得你的神态一直漠然，便是见到史龙、孔天龙、孙青山这三个恶人都没引起你的注意，原来老弟是在暗中防着那三位大高手的偷袭。”说着仰面朝天喊道：“喂，是哪三位朋友大驾光临，怎么羞于一见？”

朱天奴见自己三人行踪早被人洞悉，忙传音给上官婵娟道：“主人不要急于现身，老奴们先出去稳住逍遥浪子。”说完飘身而下，飞鸿般掠过火堆上的雪雕，抓起一块雕肉后身形又起，落到对面的树上，白眉一轩道：“这位朋友之言差矣！自古林泉无宾主，怎谈‘光临’，好像你是这里的主人相仿，既然你以主人自居，便当尽地主之谊，老夫叨扰一口雪雕肉！”说罢将雕肉放在口中大嚼起来。他已恁多年未食人间烟火，吃着鲜美的雪雕肉，心中连天价的叫着香，口中却没时间说出来，只顾大吃特嚼。

老童子又道：“对！风月无古今，我们是先到一步，却不是这里的主人，朋友与我们邂逅于此，还有另两位何妨也请出来，这只雪雕既大又肥，我们正愁吃不下，扔了又暴殄天物，再多两位朋友来吃，大概可以消灭掉了。”

坤煞指阴地奴闻言道：“多谢盛情，却之不恭，老太婆也叨扰一口！”身子箭弹而出，掠过雪雕后落到丈夫身侧，手中也抓住块雕肉，提鼻闻闻，连声道香，迫不急待地咬下一大口。

逍遥浪子道：“还有一位因何羞答答不敢出来见人，再不出来在下可要请你出来了！”

朱天奴咽下一口肉后，朗笑一声道：“逍遥浪子，不是我家主人不敢见你，而是你不敢见我家主人。如果我家主人现身你后你不走，我家主人立即便会现身！”

逍遥浪子豪气风发，仰天长啸一声，道：“世上没有我逍遥浪子不敢见的人！你们的主人即便是那天下第一大魔头万蛊至尊，小爷我也要见他一见，与之大斗三千合！”

朱天奴道：“非也、非也！我家主人非但不是天下第一大魔头，而且是天下第一大慈懿仁善的贤惠佳人，貌比西子。逍遥浪子，你怎么将我家主人与万蛊至尊老魔相提并论，岂不是亵渎我家主人！”

小浪子二度听到对方叫出自己的名号，心中不觉一怔，暗道：“对方知我底细，定是有备而来，听口气他们有恃无恐，但不知尚未现身的那个女高手到底是何许人？”心中想着，口中说道：“无论你家主人是何许厉害的人物，本浪子绝对不会临阵逃脱的。”

乾坤双奴从树上飞身飘到逍遥浪子身边，轻轻落地，两片雪花相仿，悄无声息。逍遥浪子不得不佩服二人轻功造诣已达登峰化境。他环顾左右，见乾坤双奴分立两侧，距自己不及二丈远，形成钳状，所占方位妙不可言，将自己控制在中心，不禁勃然大怒，双掌一分，拉开乾阳双行掌的架势，怒道：“二位这是何意？”

乾坤双奴齐躬身道：“老奴们替主人留住侠驾一见！”

逍遥浪子双掌分拍，均以十成内力，两股狂飙骤起，挟着悻悻的尖啸，袭向乾坤双奴。

乾坤双奴已从小浪子的掌风中窥知对手并非易与之辈，实乃是他们平生仅逢的劲敌。二人不敢怠慢，齐出掌力相接。

“砰！”轰天价地巨响过后，乾坤双奴双双如同断了线的纸鸢飞出数丈远，而小浪子则在原地如同劲鞭下的陀螺，飞速旋转起来，脚下冰雪纷飞，瞬间钻入地下一尺多深，已是

将其不足三尺的童子身入地一半！三人对掌，虽然从表面上看乾坤双奴被震退数丈处在劣势，但实际上小浪子以旋身消力入地一尺有余已是输在乾坤双奴掌下，可是乾坤双奴是以二敌一，是以三人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各有千秋。

逍遥浪子拔身而出，乾坤双奴飞身又至，三人乍分即合，快得不能再快。二度对掌，三人各存戒心，是以掌力浑圆，俱达极限。

树上的上官婵娟俊目闪处，已知下面三位动了真功，惟恐其中任何一位受伤，不及思索飞身而下，轻叱一声：“住手！”身如惊鸿翩翩，掠过三人头顶，双掌向小浪子两侧三人掌力相交处同时拍下。立时四人八掌罡气相交，作用成两团罡气之球，翻翻滚滚停留在空中，各方功力悉敌，向哪一方也飞泄不出去。

逍遥浪子神目闪处，见到来人竟是婵娟姑娘，心中一片茫然，首先收了内力。乾坤双奴听到婵娟轻叱便同时收了掌力，向后跃开。婵娟只是一掠而过，人飞过时掌力便消。所以那两团罡气之球还是向最先撤掌的逍遥浪子滚来。

小浪子知道这两团罡气已不是原来乾坤双奴所发的劲力，至少包括自己与上官婵娟的，是以奋力外推，双掌劲力竭余而发。两团罡气球微滞一下，向两侧飞去，如同两团旋风般，恰巧正飞向乾坤双奴。

乾坤双奴更晓得这两团罡气的厉害，怎敢大意，双奴各施绝学乾元掌与坤煞指，一掌一指出手后，空气中锐啸大作，飙澜骤起，两团罡气又改变方向，向兰芝与刚刚落下的婵娟飞去。

二女此时功力当在伯仲之间，皆具惊世骇俗身手，心中

也都清楚这罡气之球所挟内力实已超过江湖上任何一位绝顶高手所发掌力，任谁也接不下。偏偏二女都是要强之人，齐出掌运全力以巧妙手法又改变了两团罡气的路线，呼啸着向棺材上的红尘童子盖天宇飞去。

老童子的阅历之丰不在乾坤双奴之下，晓得其中一个罡气之球自己已是硬接不下，何况两个从两侧齐来，急忙双腿内力骤发，震开羞日棺中人史龙双掌，弹身而起，折体翻转，大叫道：“有趣之极！”童心大发，头下脚上拔空而起的同时，双掌竭尽所能拍在两团罡气上，两团罡气上又增加了他的功力，大得超人想象。两团罡气本已欲撞到一起，忽受他全力一击，又停滞在半空，旋转不休。

羞日棺中人史龙始终以全力用头顶着棺盖，以减轻臂痛。蓦然，但觉头上一轻，收力不及，身子顶着棺盖冲天而起。猛然，只觉头顶大气如凝，耳闻当头焦雷炸响，一切知觉顿失。

那两团罡气汇聚当世几大高手内力，威力之大，无与伦比。史龙正撞其锋，一声巨响过后，两团罡气同时炸开，不要说史龙与棺盖如何，便连下面的棺材都炸成木屑纷飞，原来停放棺材的地方现出个半丈深的大坑！

两个穴道被封，站在离棺材不远的史龙的难兄难弟，果然够义气，也一齐陪着史龙同赴黄泉。八手金刚孔天龙的天灵盖上插着史龙的一段臂骨，其它地方骨头木屑不胜枚举。圣火掌孙青山心口插着一块木板，是直从后心插入，从前心透出木板出来一半时，劲力才衰，停留在他心口上，其实喷血的是后心。

老童子在那两团罡气炸开的瞬间，恐遭池鱼之殃，疾射到十八丈外落地。

木屑血肉碎骨纷飞中，兰芝一掌扫落飞向翩翩的爆炸物。翩翩低声对她道：“姊姊，只有你才处处护着我！”兰芝笑语嫣然道：“妹妹见外啦！我们之间何用客气。”

千手阎罗陆云则躲到小浪子身后。天罡剑袁星拔剑在手，运剑如飞，将所有袭向他的东西点落在地。

上官婣娟挥袖拂飞袭向她的东西后，朝兰芝衿袂一礼道：“芝姊姊别来无恙。小妹不慎导致炸毁你的三个不共戴天的师门仇敌，深感不安，这里谢罪！”

兰芝道：“婣娟姑娘，你也到此，我们相逢分外高兴，愚姊怎会怪你。”说完偷眼观瞧小浪子，见他面红过耳，双目四顾，又似要逃的样子，但退路已被乾坤双奴堵住，无处可遁，样子颇为滑稽。她不觉哑然而笑。

婣娟谢过兰芝不怪之罪，又朝老童子大礼参拜之后，道：“舅祖，你是我与小浪子的见证人，那日验他身上的两处胎记，你是目击者，舅祖，你要主持公道为我作主！”

老童子搔首道：“娃子，这事不太好办，我看好事多磨，以后再议。喂，那两个自称是你奴仆的人是剑魔宫的人吗？我看多半不是，便是你那死鬼爷爷复生，也没有他们当中任何一人功力高！”

婣娟见舅祖言左右而避正题，又不能不回答，道：“这二位老前辈是七十年前纵横天下的乾坤双奴。”

老童子闻言惊诧万分，讷讷道：“乾坤双奴！朱天奴与阴地奴！当年我出道之后便想找乾坤双奴一较长短，谁想他们竟突然间从江湖消失，几十年来我老童子正叹与他们缘慳一面，娟儿，你竟说他们是七十年前的乾坤双奴？”

上官婣娟恭敬之极地答道：“是的，他们便是乾元掌朱天

奴与坤煞指阴地奴。孙女再顽皮也不敢对舅祖打诳语。”

两只赤红的眸子盯着朱天奴，从头上瞅到脚下，又从脚下移到头上，像是在鉴别一件古董的真伪一样，看了半晌点点头道：“似模似样，这个朱天奴七分真的，只有三分还好像是假的！”

乾元掌朱天奴蓦然想起七十年前武林中新崛起的一位少年高手，传闻他的性情甚似老童子，拍手叫道：“喂！我看你倒是有三分像甲子前人物红尘童子盖天宇，还有七分不像！”

老童子道：“我就是盖天宇，盖天宇就是我，甚么三分像七分不像，鬼话连篇！”

朱天奴道：“朱天奴就是我，我就是朱天奴，何谈七分是三分不是，连篇鬼话！”

二老说完相视哈哈大笑，颇为投机，不约而同各出一掌，砰的一声，各退数丈，一个叹道：“好厉害的乾元掌，果然名不虚传！”另一个亦道：“好俊的纯阳神功，的确高人一筹！”说罢又相视大笑，奔到一起握手言欢。

老童子觉得个子小别扭，童子身微晃，全身骨节作响，眨眼间长出许多，撑得那身童子衣绷得紧紧的，立刻要断裂。

朱天奴一晃身子，骨节亦响，变成与老童子一般高大的人物，立时袍松带宽。

他们二人站在一起，一个白发白眉白须，带阔袍松，另一个红发红眉红须，带紧袍绷，相映成趣。

上官婵娟见老童子不肯为自己出面，望着逍遥浪子，心头一酸，泪珠直打转转，抿着嘴唇，一言不发，那情景让人看了不忍再睹。

翩翩心地善良，同情心顿生，揪住逍遥浪子的耳朵道：

“大哥，上官姊姊哪点不比你强，如何会配不上你，若是再跑，避而不见她，便辜负了婵娟姊姊的一片情。我首先饶不了你，不扯下你的耳朵才怪呢！”

婵娟见到小浪子龇牙咧嘴，心中一急，趋步上前掰开翩翩手指，红着脸道：“翩翩，轻着点，看把他痛得那个样子！”

逍遥浪子闻到婵娟吐气如兰，阵阵处子幽香醉人心头，与其姊上官婵莲有霄渊之别，好感骤生。耳闻兰芝道：“小浪子，还是婵娟对你最好，我与翩翩只知欺负你。”脸上绯红，呆立在那不知所措。半晌，才憋出一句话来：“婵娟，你这又何苦，我已是有妇之夫。”

上官婵娟秀眸炯炯注视着逍遥浪子，含情脉脉道：“梦郎，莫说你是有妇之夫，就是做了芝姊姊孙儿的祖父，只要芝姊姊不反对，我就一直追着你！”

兰芝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娟妹当初追小浪子到白头峰上，我已在暗中目睹，后来小浪子被头大狼按住，是我刺死了饿狼，没成想小浪子竟恨狼死的不是时候，他宁入狼口，也不愿入你手，只得投崖。你来到之后竟也投崖殉情，那时二位的形象便刻在我心底，使我想起不是冤家不聚头，那时便有心成全你们这对冤家，我怎会反对。”

婵娟噙在眼中的泪终于流下，一把抱住兰芝，心灵震颤着说道：“芝姊姊！你比我亲姊姊还亲！”想到同胞姊姊上官婵莲犹自与自己争风吃醋，尔虞我诈夺小浪子，更为感动，言出由衷。

兰芝轻抚着婵娟的秀发道：“傻丫头，枉负骇俗身手，还流眼泪，真羞。姊姊就是被你的傻劲所感动，才肯帮你的！”

婵娟玉面含泪，不亚梨花带雨，美得不可方物。小浪子

心旌一荡，忙低下头，心中茫然不知是何滋味，但觉五味俱全。

老童子手舞足蹈道：“娟妮子，怎么样？舅祖说好事多磨，只磨这一会儿便前景乐观，这下你磨正地方了，磨我老童子再磨上三年五载的也不会磨出结果，还不如磨那芝丫头三五句话有效！”说毕笑个不停。

乾元掌朱天奴道：“咱们还是将姓孔的与姓孙的两具尸体埋上，然后再饱餐雕肉，我的肚子实在馋得慌！”扬掌虚推，将孔天龙与孙青山二贼的尸体推入地上的大坟中，回手一掌，填平大坟，朝上官婵娟道：“主人，老奴刚一出世就与死人结下不解之缘，不久前埋葬十余具死尸，这又埋两具，只是这些义冢在大雪山中，逢年过节没人能来祭吊一番，实在是对不起不住被埋掉的那些位，又不晓得他们的家属是谁，无法逐个通晓告身……”

老童子跃到雪雕旁，撕下块雕肉掷入朱天奴口中道：“朱老儿只顾罗嗦，吃肉、吃肉，喝酒、喝酒！”说着将酒壶掷给朱天奴。

众人见了哈哈一阵大笑。

一剑追魂上官啸云左手举着巨大温玉沿着血迹追了下去。他不敢相信那只银狐就是当年的绝色佳人胡妙姝，但那套飞狐身法绝对假不了，自己女儿也决不能骗自己。他之所以举着温玉，不是因为温玉价值连城，而是因为他晓得温玉上所含精华之气正是他现在所迫切需要采集的天地阳和之气。如果能将温玉上的阳和之气吸来，便不用每日对着日月修炼，采日月精华。

他初举温玉，已尽全力，双脚踏入地下上拔时十分吃力。

跑了一段时间后，只觉从左臂手厥阴心包络经、手少阳三焦经、手少阴心经、手少阳小肠经、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注入体内的阳和之气流遍全身，舒适异常，举步轻盈，愈追愈快。

追着追着，他见到胡妙妹的血诗，心潮澎湃，右臂一挥，以掌化刀，又在胡妙妹的血诗下削平一段树干，飞指划刻了那首《慰相知》。

上官啸云又一路追下，可是地上胡妙妹的血迹已没，只留下一行浅浅的狐狸痕痛。他循着爪痕追下，转山翻岭，后来渐渐发现胡妙妹所踏路线竟是按小诸天九宫大阵迷踪图所走，有意抛开自己。他这一发现，更确信那只狠狐必是胡妙妹无疑，因为胡妙妹精研小诸天九宫大阵迷踪图他是知道的，天下除她之外，再也找不到一人能将小诸天九宫大阵迷踪图悟到这种微妙境界。

后来，他不循爪痕，认准一个方向，奔出数里后，才闯出胡妙妹的小诸天九宫迷踪。上官啸云围小诸天九宫大阵迷踪图绕了三周，也未发现胡妙妹向外去的脚印，一时难以断定她是留在阵内，还是踏枝而去。此刻，温玉上的阳和之精气正自犹如江河决堤，倾泄入他体内。

上官啸云决定先吸干温玉精华，然后再轻装上阵，去寻找胡妙妹。他选了一株千年古松，那松树足有八九尺粗，距地三丈高分出三个杈。他来到树下，吐气发声“嘿！”的一下，将数千斤重的温玉掷到树上，正好叉在三股树杈之间。

他一跃而上，高兴地坐下，好大的一张树上温玉床。上官啸云开始行遍本门内家玄功浩然罡气，然后戮力以赴，行采纳之法，将温玉上阳和之气源源不断地从督脉吸入然后再